

一个外來戶

張萬林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个外来户

公安軍上等兵 張万

邵晶坤插图

*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1)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新華書店總經

*

787×1092 1/32 7/8印張 14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

印數1—80,000

書號980 分

定價(4)八分

去年臘月底，復員軍人張羣拿着介紹信，到黑山村落戶了。人，挺老實，說話做事又都入情入理，胸前又掛了些牌牌，村裏老的少的都很喜歡這小伙子。民兵們更不用提了，沒事淨跟着他轉，這個叫講講戰鬥故事，那個叫說說怎麼使槍。反正張羣一到哪地方就圍上一羣人，親親熱熱地問長問短。

張羣到村後就入社了，一點也不用政府照顧，上山砍柴揀糞，天天起早貪黑的，自動帶領民兵出操上課。開春，村裏幹部一調整，張羣可就紅了榜啦。民兵小隊長，社委，村宣教委員，一掛就是幾個銜。

眼下正是剷頭遍地的時候。太陽剛一落山，信一明把社裏的牛趕回來拴上就走了。老宋頭看了看牛，一面添草一面嘟囔：“咳！這些年輕人幹起活來，老來那股‘突擊’勁，看把牛累得都不大愛吃草了。”說完就進屋了。

吃完晚飯，一些社員都在院裏閒談。支書徐海山和另外一些人在牛棚跟前站着，嘮叨那頭牛好，那頭牛有勁，評頭論足滿熱火。忽然，在信一明趕回的那羣牛裏，趙六那頭大黑牯牛，脹得雞蛋似的，嘴冒白沫，“哞

哐”地叫个不停，蹄子把土刨得飛起老高。这一下，把院裏的人都驚呆了，餵牲口的老宋头，急得头上青筋直蹦。他急忙把牛拉出來一看，只見牛嘴裏又吐出些血來。

“这是怎麼搞的啦！”

“快想办法吧，可能是吃啥啦！”

大家急得乾嚷嚷，想不出办法來。信一明从一旁走來，不安地說：

“这可真他媽出鬼了，我下地回來还好好的呢，老宋头你看見了吧？”

“那倒不假，可是現在出毛病了。”老宋头說。

支書也被这突然的事鬧“楞”了，停了好一会才說：



“这样吧，趁着牛还能動彈，老宋头赶快把牛拉到區上請獸医看看吧。”

於是老宋头垂头喪气地把牛拉走了。

*

*

*

上灯老半天了，村裏人大部分都在民校上課。老宋头空着手回來了，走了一身汗。他見着支書，兩手一拍悲伤地說：“完啦！”接着掏出小煙袋，蹲到牆角死勁“巴達”“巴達”地抽起煙來了。支書一看老宋这样，心裏也就涼了半截，十有八九要出“漏子”，於是走到老宋头跟前問道：

“獸医說什麼來着？”

老宋头听支書這一問，就像彈簧似的蹦起來，花白的鬍子抖動了幾下，才又是气又是伤心地說：

“說是吃紅礬毒死的，你說这事奇怪不奇怪？”

徐海山一听是毒死的，心裏不由得打了个寒顫。思索了半天說：

“你先別急，这事千万不能傳出去，有人問就說在區上治病呢。这不是小事，得慢慢‘琢磨’‘琢磨’！”

社裏這麼多的牲口，怎麼偏偏毒死趙六的呢？支書前後一想明白了：“趙六是中農，春天才入的社。一家人都是愛財如命，特別是他老婆，是有名的小“辣椒”，見便宜就揀，一點虧都不吃的。舌又尖嘴又快，有點事她

要知道了，用不上半袋煙工夫，全村就都知道了。村裏的單幹戶都看着趙六，牛一死他非鬧退社不可。這不但會給社員們造成不好的影響，恐怕今後擴社也要費勁了。”

老宋頭走了以後，徐海山獨自在納悶，解放這些年，頭一回出這樣的事，活蹦活跳的牛就被毒死了。於是他捏着指頭估計開了：“是地主傅老三？是富農關小禿子？是張九？這個人在過去可不大正派……也沒有什麼真憑實據呀。再也沒有外人了，‘能是張羣嗎？’不能，雖說不是本村人，可是從到咱村後，作的哪件事不叫人稱讚。榮譽軍人，社委……”徐海山立即推翻了這些不着邊際的猜測，那究竟是誰呢？徐海山真有點頭痛了，越想越摸不着邊。裝了一鍋煙就向民校走去，準備找幾個支委研究研究。

民校裏點着一盞汽燈，滿屋通亮。徐海山一進門就看見張羣，在前面比比劃劃給學員講課。

這時徐海山不由得想起前幾天張羣向他建議自動協助民校教員講課的那回事。當時張羣說他在部隊，語文是高小畢業，算術是初小畢業。教材裏這些人，馬馬虎虎能對付得過去。那時徐海山高興得了不得。因為原先那個教員是個高小畢業生，一下子留在村裏搞農業生產還鬧了一陣情緒，請他當小先生又費了個九

牛二虎之力。這當口，張羣自告奮勇幫助搞識字班，再讓他幫助幫助那個小先生，那真再好也沒有了。

徐海山在後面揀了個空位子坐下。剛坐定，就聽見旁邊有誰在講話：“真是龍裏挑龍，鳳裏挑鳳。咱們張隊長，人，青年有為，要武藝有武藝，要文化有文化，就是調到區裏也是個好幹部。”

徐海山朝說話的人堆裏仔細一瞅，原來是地主傅老三。“今天是什麼風，把他刮來了。”支書心裏想。正在這時到了下課時間，人們說呀、笑呀的向外走，傅老三也夾在人羣裏走了。

*

*

*

這天早晨天還沒亮，趙六老婆小“辣椒”提着桶水到小菜園澆白菜。

剛澆了一小壟，就看見一個光头，在對過的小院裏探头探腦地直晃。天色灰朦朦的，小辣椒一時沒瞅準是誰。就在這時，籬笆的門“吱嘎”一聲開了，傅老三跟個饞嘴的貓兒似的，輕手輕腳，嬉皮笑臉地湊了上來說：

“柱他娘，你可真是積極呀，大清早就這麼上勁。”

“不上勁怎麼辦，吃過飯，鐘一晌，就集合下地了，哪有工夫侍弄自己的白菜。這可不如單幹那麼清閑，在先你就是睡到日頭照腓也沒人管，如今一個盯一個，

誰也不讓誰，落一點後，就要開會討論。咱可不能顯那個眼。”

“對嘛，人生在世就是要把日子过得舒舒坦坦，清閑點。可是社裏是大鍋飯，可不能都依着你自己的脾氣呀。我就是落了个地主成分，其實還不是和你們一樣，我又不是死榆木疙瘩，哪能老不進步？辦社的好處我心裏也有个眼啊，就是鄉親們不要我，說來也沒啥，改造改造也好，慢慢進步，爭取入社唄。”

“你還想入社？”小辣椒直了直腰，驚奇地問。

“是啊，這得慢慢再說。這話又說回來，自己的東西一年到頭在身邊都是使慣摸熟了的，可是一到別人手裏，一手輕一手重那就沒準了，損壞了農具倒沒啥，那牲口可不是鉄打的，侍弄不好，出个一差二錯，就晚了。”說到這裏傅老三兩隻賊溜溜的眼睛向四下掃了一圈，又湊近點，小聲小氣地說：

“聽說社裏死了条牛。”

一聽說死了牛，小辣椒停下步子，“嘿”把水桶放在地上問：

“誰家的牛？什麼樣的？”

“就是上回牽到區上治病那條。”

“噢！這不明明是俺家的嗎？”小辣椒这下可沉不住气了，放大了嗓門，緊接着又問：

“你听誰說的？你在哪兒看見的？”

“小聲點，這事社裏還沒有宣佈呢，事，是不假。”

小辣椒哪能讓勁，一面擦手一面嚷：

“這還了得，社裏就瞅着俺眼裏有屎，好欺負啊，今天非找徐海山算清這筆賬不可。”

“小聲點，大吵大嚷的，可別說是我跟你這樣講的。咱們前後屋住着，門當戶對，都不是外人，我才這樣告訴你，其實還不是为了你好。”傅老三一面說，一面伸開兩手作出阻擋的樣子。小辣椒氣得脖頸上青筋脹得老高，發瘋了似地沖着傅老三說：

“你給我走開，我要去找他們。”

正在這節骨眼上，張羣也不知是從什麼地方走過來問：

“什麼事，趙六嫂？”

“俺家的牛叫社裏給治死了，你還裝不知道。”

“原來為了這點小事，動那麼大火。”

“小事？你們還要俺的命不要？”

張羣仍然不動聲色的，一字一板地說：

“入社，入社，入了社就免不了這事。”

“照你說，俺的牛就白白地死了？”小辣椒氣憤地問。

“要不怎麼着，社裏能管得了那麼些事嗎？”

傅老三在一旁站了這麼半天，才找機會插上嘴說：

“照我看哪，社裏有壞人。”

“你不拾糞去，呆在這兒多嘴多舌的幹啥？”張羣瞪了傅老三一眼，說着就往道上走，小辣椒氣的站不住腳，也不怕碰了白菜啦，上去一把扯住了張羣的衣襟，破着嗓子喊：

“你們不管，找誰啊？”

“上有社長，下有社員，你找大夥說去。”張羣說完甩手就走。傅老三像隻老鼠似的，夾着尾巴也跟着溜了。小辣椒呆呆地站了半天，把桶裏的一點水“嘩——”地倒在地上，氣勢洶洶的向家裏走去，她唯一的辦法就是先審問審問趙六——那個不爭氣的丈夫。

趙六還在被窩裏就被老婆揪了起來。趙六有點楞住了，問：

“社裏還沒敲鐘，你急個啥？”

“快給我起來，天塌下來你都不管。”

趙六一邊找衣服一邊問：“什麼事？看你這個樣子。”

小辣椒這會可抓住了理，像個兇神似的一個勁審問趙六：

“當初我說不參加社，你偏信徐海山的話。這回怎麼樣！牲口死了，還有什麼可說的，你給我找牛去。”趙

六还是那个“牛筋”脾气，不動声色，慢悠悠地說：

“死就死了唄，破財不破命，反正人旺旺盛盛的，多僭置不了一条牛。再說牛已入了社，大夥都有責任，你吵个啥……”小辣椒哪裏肯讓步，接着又吵：

“牲口可不能白白的死啦，人家都說社裏有坏人……老宋头不能脫清身，他餵牲口有偏心……”你一句他一句的，誰也不讓誰。这一吵，左鄰右舍都知道了。有些原先对入社就缺乏信心的人更動搖了。社裏一些脚踏兩隻船的農戶也嘀咕起來了：

“社裏的牛怎麼死了？赶快把咱的拉回來吧！”

“听說社裏有坏人，搞不長，我看來个利索的，散夥吧！”

“听說社裏对这事不管，这还像話？”

正在鬧的难解难分時，支書來啦，把趙六兩口子劝開，又給大家解釋了一番，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來。

徐海山劝完架向回走，一路走一路思索：“牛死的事除了老宋头誰也不知道，那麼消息是誰傳出去的呢？顯然是坏蛋搞的鬼。”这一系列的破坏活動，使徐海山心裏又多了一層怀疑。是誰呢？昨晚，支委們再三研究後，断定：“这个坏分子就是本村的，而且还可能是社裏的，因为社裏的牲口不經過老宋头的手誰也摸不着，外人就更不用提了。”

根据这些情况不能不猜疑幾个人，很可能与地主傅老三有關。因为傅老三这些日子見人就說要求入社，这就有點“怪”了，社裏出事他就表現積極，這裏一定有問題。徐海山走出趙六家門不遠，張羣就从後面攆上來，很關心地问：

“徐支書，你看这事有什麼說头？”

徐海山反問了一句：

“你对这事有什麼看法？”

“我看这事和餵牲口的有關係。”張羣說着就向支書跟前湊了湊，輕輕地接着說：“我聽說老宋头歷史不大乾淨，当过什麼自衛团……再說，這幾天他的舉動也和往常兩样啊！”

老宋头过去当过自衛团可不假，那是因为他和伪保長鬧翻了，伪保長把他送到自衛团当伙夫去了，实际上是罰勞役。解放後，他送兩個兒子參了軍，村裏的大事小事都走在头裏。就說入社吧，也是头一个，对社裏的哪件东西不是愛護得像自己的一样。村裏的人，从头髮花白的老人到穿開襠褲的娃娃，誰不知道老宋头是个老实正直的農民，那是絲毫也不容懷疑的。徐海山听張羣這麼一說，心裏就勾起这些往事來。他心裏又一轉念：“張羣怎麼知道了这些底細。”嘴沒說，心裏可起了疑。於是徐海山說：

“往後看看再說吧，反正事情不能不清不混的過去。”說完就向家裏走去。

徐海山前腳進屋，信一明後腳就跟着來了，來得真是時候，徐海山正想找他。可是沒等支書開口，信一明就氣呼呼地說：

“徐大叔，你可是個公道人，給評評這個理。”信一明十幾歲就死了爹娘，從小就在徐海山跟前打轉轉。人，就像個大姑娘似的，從來沒見他發過脾氣。今天這是頭一回生這麼大的氣。徐海山笑着把他按到炕上坐下問：

“什麼事把你氣得這樣？”

看樣子，信一明是有很大的委屈，他把頭朝牆上一靠，呆了半天才說：

“徐大叔，你行行好，乾脆叫我退社算了。”

听了這話，徐海山心裏已經明白了八九成，準是牛的事，於是他說：

“別人這麼說，你徐大叔沒話可講，可是你，小明，我可要好好問問，你說到底是為了什麼？”

信一明把臉掉過來說：

“外邊都說社裏有壞人，趙六家的牛死得不明，就在那天我趕它做完活生病了，這不是我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嗎？”

“小明，”徐海山說，“我正要找你談这事，你說說那天你把趙六的牛，从牽出去到回來都經過誰的手？”

信一明悶了半晌說：

“上半天沒離開我，下半天，張九把牛牽去了一会，當時我不叫他牽，他不听，說拉一車柴火就送來。他送回來的時候还好好的呢。”

徐海山打断了他的話又問，

“头半晌誰到你那兒去过？”

“除了我們那幾個以外，东头老李大伯去了一趟，西头小孟去送信。”

徐海山又問：

“晌午餵牲口的時候，有誰在場？”信一明思索了一会說：

“除了趙大娘來送一回水，再也沒人來了，她沒呆半袋煙工夫就走了。”信一明說到這兒，停了一下又說：“还有……下午四點來鐘張羣來了一趟，他說找妇女主任商量事情，在地頭歇着的時候，我們兩個嘮叨了一会，他就走了。”

“好吧，小明，你回去吧，事到如今，風言風語是免不了。你沉住气，事情早晚能弄出头緒，別胡思亂想。可有一宗，要再有什麼議論，就來告訴我。”

信一明答应了一声，推開門就走了。

徐海山把剛才信一明說的那幾個人，和他們那組幹活的人都挨個掂量了一下，可是每一個人在徐海山的心裏，都像一碗涼水那麼清楚。要說張九這個人，解放前雖是個好吃懶作的閑手，現在入了社，人可和從前大不一樣了，你說幹什麼都是搶在頭裏。再說，他要是真想毒死牛，也決不會向信一明借牛使。徐海山又思量了半天，覺得張羣這個人不大實在。雖然現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好，可是究竟底子不如那些人清楚。再說，那天下午張羣和婦女主任都到社裏開會來的，他和婦女主任一起從社裏走的，怎麼又跑那麼遠去問信一明呢？這裏可真有文章。

問號越來越多，像團亂麻似地糾纏在支書心裏。這幾天張羣對牛死的事，格外關心，傅老三又積極要求入社……又一轉念，一個社委對社裏的事情關心有什麼奇怪的。按理說，張羣來到這村，是多了把硬手，可是村裏的問題倒多起來了。早先，從土改到建社，雖說碰到很多的困難，可是像這樣的事情還是頭一回發生，真叫人轉不過彎來。咳！區委書記說的一點也不錯，社會主義革命真是一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

這些日子，實在叫人愁得慌，牛死的事情鬧不清就够受的了，可是又不知從什麼鬼地方傳出些謠言，說什麼：

“到糧食收下來，都得給國家了，連口糧都不准留。”又說：“这才是開頭哩！等大家都入了社就更厲害了。”鬧得人心不安。有很多人都鬧着退社了，村幹部，黨團員，磨破了嘴皮也不起作用，真是“好話千言無人信，壞話一句起作用。”徐海山一連到區上去了兩次，也沒鬧出什麼結果來。只是听區上說縣裏公安局正在進行調查。昨天區上公安助理員孫清同志來幫助工作了，這可真使徐海山从心眼裏寬實了許多。

*

*

*

牛死的事還沒有鬧清楚，就又出了件轟動全村的事。這是七月下旬，小麥剛一上場的時候。今年的小麥種得又多，收成又好，那塊地不割個千二八百的。社裏的麥垛堆得像小山一樣。這些日子怕出事，民兵們天天夜裏放哨，看守麥場。

二十三號夜間，三點多鐘，天晴得一汪水似的，下弦的彎月淡淡地照在大地上，小西北風呼呼地刮着。寧靜的夜，突然有人從村前拚命地喊：

“失火啦！失火啦！”

“趕快起來救火！”

學校那口大鐘“噹噹”敲得震天响。人們從酣睡中驚起，男女老少，扛鋤拿掃帚，挑桶担水，奔向失火地點去了。

社裏的大院子裏一股紅紅的火苗衝向天空，煙噲得人眼淚直流。火舌被風一吹，就像猛虎吞食一樣吞食着小麥。小麥子燒得“叭叭”直响，這火就像燒在社員們的心上一样。大家拚命救火，經過激烈的搶救，火熄了。這時，天已蒙蒙亮了，清點了一下共燒了兩千八百多捆小麥。雖然人們都累了，但都被這場意外的大火激怒了。大夥都圍在村口，大聲議論失火的原因。有些人心痛得“嗚嗚”地哭起來，趙六老婆小辣椒在人羣裏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扯着嗓子喊：

“牛死啦，莊稼燒啦，還指望什麼活下去呀！入社吧，就剩下光桿子人了。”人羣裏又有人喊：

“民兵幹什麼去了？”

“要這樣的民兵有什麼用！”應着話聲，張羣出現在

